

重阳节的怀念

□陈讲(重庆)

重阳将至,秋意未浓,好在终于来了一场雨,驱走了连日的暑气,南方的山水间也终于披上了一层温柔的金纱。远处的山峦在晨雾中若隐若现,近处枯黄的田野开始孕育新的色彩。

漫步故乡熟悉的景致中,偏偏与重阳节相关的记忆少之又少。儿时的老家不过重阳节,登高望远都在正月初九这天进行;王维诗句里重阳插茱萸的习俗只能局限在文字里想象,茱萸究竟长什么样,直到今天我也弄不清楚;菊花酒、菊花茶倒是不少,一年四季都有,不记得属于某个专属的节日才能畅饮。重阳,这个属于思念与敬老的节日,它连不起家乡的过去。在记忆深处,能想起来的就是儿时与父母共度的劳动时光。

重阳前后,我们一家人每天都会踏上后山那片土地,不为登高望远,不为赏秋观景,而是吃力地进行一年一度的农事——挖红薯。漫山遍野的红薯地,需要一锄一锄地把土地翻一遍,才能拾起季节给予的那些沉甸甸的馈赠。把一山的红薯收回家,那可是一项全家总动员的“大工程”。父母天不亮就上了坡,把第一轮背篓筐装满运回家后,吃过早饭,几个孩子也跟着上山。姐姐拿起镰刀在前面割红薯藤,父母用锄头小心翼翼地寻根挖掘,生怕一锄下去挖坏了那些埋藏着的“宝贝”。我和弟弟则跟在后面,负责捡起一个个沾满泥土的红薯,剔去茎茎茱萸,收拾利索了放进篓子里。看着大大小小的红薯堆了一堆又一堆,不知何时才能做完,疲劳时,一种复杂的表情挂在每个孩子脸上,无奈地你看看我,我望望你。姐姐打趣说:“这么多活干着又高兴又难过,这就叫‘甜蜜的忧伤’。”我们不得不打起精神继续劳动,常常在父亲的提议中开始比赛,看谁干得又快又多,然后就听见我们的新一轮欢声笑语在山间回荡。

除了挖红薯,摘辣椒、摘豆角也是重阳时节劳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那些细细长长的牛角辣椒,经过秋阳的炙烤,绿得鲜亮,红得热烈,瞬间勾起我们的劳动热情。顺着畦沟走过去,就可以收获一怀抱,很开心,也很有成就感。而摘豆角就没有那么好玩了,成熟的绿豆角和饭豆角是细长的角质荚,硬硬的,比我们的手掌还长,一簇一簇地挂在绿叶之间,有的太熟完全失去了水分,手刚碰到,豆荚裂开,豆子就炸了一地,捡不起来了。母亲一边示范一边叮嘱我们得一手握住豆角,一手扶着豆株,干脆利落地扯下,既能保证豆荚不炸开,又不会伤害新长的花芽。这活儿看似简单,但提着篓、弓着腰在坡地里跑上几个来回,一会儿就腰酸背痛了。

重阳前后很长一段时间里,我们一家人从早到晚都奔走于那片土地,疲惫不堪。而在多年以后回忆起来,却是一种幸福,是一种与家人同甘共苦、其乐融融的感觉。

岁月流转,如今我的家乡也隆重地过重阳节了,可是父母却一天天老去。他们的步伐在岁月的加持中渐渐变得迟缓,直到再也迈不动后成为山地的一部分。后山,那个曾经满载童年劳动场景的地方,没有了父母的耕耘随之变得荒凉起来。曾经陪伴我们度过无数个重阳的红薯地、辣椒树、豆角丛,如今已很难找到对应的土地的模样。

在这片熟悉又陌生的土地上,唯有站在父母的坟前才觉得真实。一茬一茬野草随着季节青了黄,黄了青,把坟头捂得严严实实的。扒开草丛,隐约还能听到往昔山谷的回声,那些欢笑、那些汗水、那些关于劳动的记忆,像一部无声电影。父母老去,后山也就跟着老去了。后山的老去,也意味着父母那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动时代结束了,那个与父母同享劳动过程的日子,再也不会回来。

“人生易老天难老,岁岁重阳。”在这个阳光灿烂的重阳节里,早已步入中年的我流连在老家的后山,唯有怀念,深深地,无休无止。



9月30日上午,达州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六楼大会议室歌声嘹亮,舞姿翩跹。市政协机关退休支部,市老干局合唱团、音乐班和音乐工作室在这里联合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活动。节目形式多样,精彩纷呈,有大合唱、小合唱、诗歌朗诵、舞蹈等,热情讴歌了伟大祖国从贫穷落后逐步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历程。(通讯员 凌富顺 摄)

都市慢生活
凤凰山

星期五
2024年10月11日

□白瑞娟 稿
□陈讲 三河礼
□陈讲 陈登烈

晚霞

3213456266@qq.com

08 版

阅读副刊精品,请扫描二维码,关注南门口微信公众号。



人间烟火气
尽在南门口

凤凰村1号颂

□夔子(四川)

(凤凰村1号,避暑首选地也。距达城约10公里,海拔近800米。有三圣寺。早年英国人曾在此建福音堂避暑。今年夏秋吾在此僦居3月,故有拙作云。)

城际陌头处,集居数十家。
丛林翻百鸟,野径挂深峡。
塘堰凭鱼跃,户旁闲种瓜。
黎民衣食足,晨暮蒸茶。
三圣寺严严,福音堂恰恰。
风光晚更美,山气晨尤佳。
浮屠不三宿,久宿反哺鸦。
况吾居三月,情义两复加。
风正民纯朴,德邻笑篱花。
赠吾瓜果菜,晤面香甜辣。
避暑首选地,天然一氧吧。
耄耋赁福宅,诗颂情无涯!

寒露

□舒心俊(四川)

遍山斑驳季秋迎,
天气微凉寒露情。
梧落露华催岁暮,
雁翔云汉去征程。
岭头枫叶晚林染,
溪畔苇花秋色盈。
蛙鼓老蝉栖蛰伏,
桂花飘洒菊黄生。

度重阳

□吴世选(四川)

重阳时来桂菊香,
朱颜聚首合添霜。
艳阳曲美每闻喜,
敬老节馨共举觞。
烟柳如诗含玉露,
丹枫对影秀新妆。
秋光万里欣驰目,
拂面金风颂寿康。

晚香

□吕彦君(四川)

占尽春时与八荒,
千花乱放费周章。
枝头独有平凡物,
秋风吹来桂自香。

游终南山

□向可银(四川)

独坐群峰上,
举目观四方;
寺侧长松静,
径畔落花香。
古道生幽草,
梵钟惊仙乡,
昔人何处去?
孤心独徜徉。

“老顽童”与“少女心”

□杨力(四川)

我的父亲母亲今年都是87岁,他们生性乐观,都有自己的特点,父亲每天嘻嘻哈哈,像个老顽童,母亲爱美爱唱歌,有颗少女心,这让晚年生活有滋有味。

父亲年轻时喜欢吹拉弹唱,月光皎洁的夜晚,他在自家庭院吹笛子拉二胡,母亲就随着性子引吭高歌,音乐美歌声美,不少邻里闻声而来,一起奏乐一起歌唱,院子里充满欢声笑语,构成邻里间的一幅和谐画卷。

父亲退休后,对书法产生了兴趣,母亲不解,父亲说,音乐动心,书法静心,一动一静,最为和谐。

父亲学书法,找到书法功底深厚的老师,但对方有一条件,就是对方教父亲练书法,父亲教对方拉二胡。当对方把二胡曲《骏马奔驰保边疆》练得纯熟的时候,父亲的行书“争做老顽童”五个字也敢裱起挂在家里“孤芳自赏”了。

父亲喜欢参加老同事老朋友的聚会,并把这视为老年人融入社会必不可少的交流。每次聚会喝上两口小酒,父亲就会在众人的吆喝声中拿出随身携带的口琴吹上两曲助兴;如果方便,父亲还会展示他“老顽童”的书法,然后在众老友的掌声中微笑谢幕。

父亲的爱好有时候还有疗愈作用。有老友晚年生活比较孤独,参加聚会时也落落寡欢;还有些老友每天被琐事缠身,总是眉头紧锁心事重重;还有些老年朋友常被小病小痛所困,每天陷在药袋子里愁容满面。父亲除了语言开导,更多则是开导大家要培养兴趣爱好,比如吹小号、拉二胡、弹电子琴等等,还可以跟技艺并不完美的他一起练书法。有些老年朋友怕出丑,父亲就乐呵呵地开导说,丑就丑呗,一帮老顽童,谁会笑话谁啊。

父亲有父亲的快乐,母亲也有母亲的兴致。母亲的兴致,除了唱歌,就是穿旗袍走秀。母亲穿旗袍走秀也是出乎父亲意外的,本来唱歌是母亲的特长,唱歌也有小团队,唱出的精气神也挺让人羡慕,可突然母亲去报了一个旗袍兴趣班,经常在家里对着镜子练台步、显身段,有时候参加活动还画个浓妆,父亲打趣说,咱家这是要走出一个妖精呢,母亲扭扭身段骄傲地回道,爱美的人要有一颗少女心。

节日里,社区开展文化娱乐活动,母亲有两个节目,一是和姐妹们唱歌,一是和姐妹们走秀;父亲也有两个节目,一是拉二胡《赛马》,一是合着音乐现场展示书法,书写“祖国好”三个大字。舞台的氛围感染了大家,台下巴掌掌不断。

对携手走过一辈子风雨的父母来说,“老顽童”的性子加一颗“少女心”,正是他们保持青春常态安享晚年的不二法宝。